收稿日期:2025-07-28

明万历《盐城县志》的编纂特色与历史地位

陈佳佳
(盐城市图书馆,江苏 盐城 224008)

摘要:明万历《盐城县志》的编纂将纲目体与盐城地方社会特色有机融合,既有纲目体志书的系统性与规范性,又有基于地域的个性与创新性,成为明代具有重要影响的代表性县志。该志书作为记录盐城地区历史文化、地理环境、社会经济等的重要文献,具有显著的历史文化与志书研究价值。

关键词:明万历《盐城县志》;纲目体;编纂特色
中图分类号:K295.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6873(2026)06-0103-07

基金项目:盐城文脉整理与研究工程专项课题“明万历《盐城县志》整理与研究”。

作者简介:陈佳佳(1992—),女,江苏盐城人,盐城市图书馆馆员,硕士,主要从事丝绸之路文化、石窟寺壁画及图书情报研究。

DOI:10.16401/j.cnki.ysxb.1003-6873.2026.06.012

明万历《盐城县志》(下文简称为《万历志》)由杨瑞云主持编纂,夏应星总纂,张三凤等分撰,成书于明万历十一年(1583)。该志书是盐城地区有史以来见诸记载的第一部官修县志,也是明代现存内容记载较为完整、翔实的一部县志,以其独特的编纂特点在中国方志发展史上占据一席之地,对于研究明代盐城地区的社会风貌亦具有极大的参考价值,是方志学研究与当地方志史传承中不可替代的重要依据。本文研究的版本为万历十一年刻本,此本为初刻本,完整保留了修纂时的原始内容,系统呈现了编纂者对明代盐城地区的记载,是后世开展校勘、研究的核心底本。目前,学界对明万历《盐城县志》的研究多散见于各类论著或文章,聚焦于局部内容的探讨,缺乏对全书的整体观照[1]2。本文试通过对该志的系统梳理与深入剖析,全面揭示该志书的编纂特色与独特价值,为深化方志学研究和促进地方志史的传承提供有益参考。

一、 明万历《盐城县志》的编纂背景

盐城县是万历时社会经济较为发达的大县,该地海盐业发达,境内有伍佑、新兴、庙湾等众多盐场,是两淮盐业的重要中心。此外,当时正值盐法改革,海盐生产改“聚团公煎”法为“散煎”,极大地解放了生产力,调动了盐民的生产积极性。盐城知县杨瑞云在任期间采取“宽赋税、赈济灾民、疏浚河道、修建水利”等措施,进一步促进了盐业生产的稳定发展。盐业的繁荣也带动了运输、贸易等行业的发展,促进了人口聚集与城市繁荣。

盐城的文化轨迹正是明代沿海地区“因盐而兴、因文而盛”的典型缩影。在盐业经济支撑下,盐城县的文化教育从官学到民间全面铺开。在盐城县学的基础上,社学在境内各盐场、集镇等基层广泛设立,并出现义学,受到书院复兴浪潮的影响,还出现了诸多民间书院。同时,当地私塾教育盛行,许多退职官员或地方士绅在家中设馆授徒。此外,科举成就提升了士阶层地位,整个明代盐城共考取进士32名,其中万历一朝出进士12人、举人数十人[2]58。同时,皇命修志制度也是推动志书编撰的直接原因。明代修志传统深厚,自洪武年间《大明一统志》编撰后,地方志编撰逐渐制度化,万历皇帝通过诏书或内阁批复,要求、鼓励各地编修地方志,推动各类志籍以及地方志藏书阁内的“历史记忆”与官府档案的传承与流布。士人群体也通过修志参与地方事务,使得该地文化活动呈现多元格局,人文精神兼具务实与开放特质。万历七年(1579年),盐城县设局编修县志,四年后,知县杨瑞云主修的《盐城县志》顺应当时“以文载道”的社会风尚问世。

杨瑞云(广东南海人),明万历七年任盐城知县,其鉴于“盐城乃古邑,然邑志尚阙”,担忧地方历史“县无志,何观焉?”“而莫为之志以传”,秉持“崇文尚学”理念的他决定主持编修盐城县志[3]2。以“存史、资政、育人”为目标,于万历七年起修,通过系统化编撰手段整合多源史料。在编修过程中,他广搜博采,一方面查考大量官书与县邑志书,同时亲率编撰团队深入民间走访耆老,搜集口碑史料;另一方面设置专职机构统筹,由夏应星等负责,对搜集到的资料进行认真梳理、甄别与考校,形成“采集—抄录—校勘”的运作模式,提升效率。还组织地方文人学者参与编校,对有矛盾的记载进行考辨。如盐城城池沿革、射阳湖水利变迁等争议内容,结合地理勘查与文献互证,确保记载的准确性。

杨瑞云、吴敏道参订成书,杨瑞云作序,吴敏道撰跋,最终于万历十一年(1583)修成盐城第一部县志,成为兼具文献深度与治理实用性的开山之作,为盐城地方史的撰记与流传奠定了坚实基础。

二、 明万历《盐城县志》的编纂特色

《万历志》以“纲”统“目”,构建了层次分明的结构化叙事体系,同时在体例的设计上力求创新。《万历志》全书设地理、建置、民事、秩官、名宦、选举、人物、纶音、艺文(分上、下两卷)十卷十志,每纲下设若干“目”,如:“地理纲”含沿革、疆域、形胜、山川等12目,系统梳理自然地理要素与变化;“建置志”下设城池、公署、学宫等18目,完整呈现地方行政架构;“民事志”设田赋、户口六目,聚焦经济民生基础。这种分类方式既遵循“方志编纂第一步是要确立篇章结构”,又结合盐城沿海盐业城市的特性进行创新,形成“纲举目张”的清晰框架[4]。各类目间也有所呼应,如“地理纲”中的“疆域目”中记载的海埔变迁与“物产目”的盐场盛衰相互呼应,以地理环境变化解释经济发展脉络;又如“选举志·甲科”中提及陆秀夫,又言“详见人物志”,可见其各纲目之间多有联系,使志书从资料罗列升华为学术著作。

《万历志》内容涵盖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领域,兼具广度与地域独特性。如“地理纲”不仅详述疆域边界(“以历代地图、著书为据”)、山川走向、城池格局,还收录范公堤、永宁寺等建筑名胜,其修建经过、功能及相关诗文均有记载,成为后世区域地理变迁研究的第一手资料。盐城是海盐业重镇,所以志书特设盐业相关篇章,详细记载盐场分布、盐政制度(如盐课岁额、灶户户籍管理)、盐民生产流程(制卤、煎盐、晒盐)及生活状况(居住、风俗、与盐商关系),甚至记录盐产量变动及原因,成为研究明代盐业经济的珍贵资料。“名宦志”收录良牧、师儒、良将等官员(如北宋晏殊兴利除弊、修堤防、扩学府);而“人物志”则有士民、孝悌者、守贞者(如明代烈女王氏殉节)等,既体现儒家伦理影响,又展现基层社会实态。

“人物志”中诸多人物与“选举志”结合、互相补充记叙的做法，形成盐城地方治理的历史谱系。譬如对于曾任泰州西溪盐仓监、倡议修筑捍海堰的范仲淹，除了将范的筑海堤政绩附于传中，还附录《奏请修海堤疏》，把官员个人的治理实践与国家盐政政策相关联。又如在“人物志·节妇目”中，记元末盐民之妻张氏“夫卒，夜昼不辍，火不熄灶不移，而三子成灶户总甲”的故事，不仅有儒家伦理对妇女的约束，还写出盐业经济中妇女的贡献。这种把人与事放在历史具体背景下来写的处理方式，为后人建立起了“官民互动”“经济与社会共生”的地方志叙述模式。

此外，《万历志》在“杂传”中记载了如盐城民间流传的海盐起源传说等事项，这类琐闻细节，为理解地域文化生成与传播提供了一些信息，丰富了地方志叙事的内容。

《万历志》在编纂上展现出诸多鲜明特点，在明代方志中颇具特色。在体例设置方面，它虽采用纲目体，但与北方流行的“纲目体”方志（如万历《莱州府志》）以及江南盛行的“图经体”方志（如万历《上元县志》）差异明显，呈现出强烈的“功能主义”特征。其类目设置紧紧围绕服务地方治理这一核心导向，像“秩官志·官制目”，就对县署六房（吏、户、礼、兵、刑、工）的具体职责进行了详细记载；“建置志·兵防目”记录了嘉靖三十五年因倭寇猖獗，参将朱仁改参将府为守备府以及当时守备府的规模、守卫千户所在位置、教场位置、不同军种人数、制造兵器的数量、兵防分布等。这些具有高度实用性的记载，充分体现了为明代边疆海防城市治理服务的修志需求。从方志发展的角度来看，《万历志》编纂的这一特点，代表着明代中期以来方志编纂从重描述地理功能向注重经世功能转变的现实取向。

《万历志》在编纂上始终坚持“三核”原则，即“核舆图以正疆域，核档册以定赋役，核碑刻以证人物”，保证撰写材料的真实性与严谨性。开创性运用“注疏体”，对于存在疑问的史事，在撰写时都会以加注的方式进行提示。比如在“沿革目”中记载“盐城本汉盐渎县，一俗名曰瓢城”，又指出，在《尚书·禹贡》《周礼·职方》中都记载盐城是扬州的地域。这种严谨的治史精神，与当时一些方志牵强附会的论述形成鲜明对比，也因此更被学者所信赖，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

《万历志》是明代中后期县域方志的代表之作，编撰体例以及内容论述都反映出当时的时代特色。其以独特的视角保存了大量历史信息，成为江淮地区方志编撰的典型范式，是后世修志的基础，并提供了重要的校勘依据。

三、 对清代、民国《盐城县志》修订的影响

（一） 清代县志对《万历志》核心类目与史料的继承

《万历志》在传统方志编撰体例的基础上，将盐城地区的地域特色作为重点突出表现，对盐城的盐业、水利、海防等特色加以总结，为清代继续补充修订《盐城县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清代官修《盐城县志》（乾隆、光绪）均以《万历志》为底本，在核心类目上保持高度一致。以“民事志·课程目”为例，《乾隆志》完整转录《万历志》中“淮南中十场盐课岁额”“灶户户籍管理”“盐引流通制度”等条文，并新增“康熙年间改灶为丁”“乾隆朝蠲免盐场逋赋”等内容，形成明清盐城盐业政策的连贯记录。《修志凡例》中明确规定：“万历志所载旧迹，如范公堤碑记、永宁寺钟铭等，虽历久磨灭，仍录原文以存旧制”，体现了对《万历志》文献的严格保存。

以人物记载而言，《万历志》所载无考条目在清代志书中多已补入，《光绪志》卷首置前翰林院编修国史馆纂修序，以及前志杨瑞云、吴敏道、贾国泰等人原序，亦被清代志书采录。此种“以旧志为纲，以新考为目”的做法，保证了地方史记录的连续性。

另外，清代县志也对《万历志》所载史事进一步进行了考订、注释，如《乾隆志》在转录《万历志》所载盐城古遗址时，附上了实地踏勘的结果，“万历志载‘盐城故城在县西北十五里’，今考其

地,尚存夯土城墙遗迹,周长约三里,与志载相符”,这些做法既尊重万历旧志记载,又增加了史料的信度。

(二) 民国时期在此基础上的体例革新与内容拓展

民国《续修盐城县志》(1936年刊行,简称《民国志》)在继承《万历志》纲目体的基础上,进行了适应现代学科分类的革新。在“实业纲”中增设“工业”“商业”“渔业”子目,其中“工业目”详细记载盐城境内新兴的机器碾米厂、纺织作坊等实业情形,这种引入现代产业概念的分类方式,反映了民国时期对地方经济结构的新认知。在“教育纲”中,《民国志》除了沿用“学宫”“书院”等旧目外,还在“纲”之下增设“新式学校”子目,记载了盐城中学、女子师范等学校创办的经过,如“民国八年,盐城邑中人赵敬之创办县立初级中学,首办男女同校”。《民国志》还在传统“人物纲”分目之外,增加了“科技人物”目,如收录明代外科医家陈实功(通州人,《外科正宗》作者)的事迹,这种突破传统“儒林”“宦绩”人物分目的分类方式,凸显了近代科学观念对地方志的影响。《民国志》志书分目还增设了“社会纲”,其中“社会纲”之下列有“慈善机构”“社团组织”等子目,详细记载了盐城地区各类社会公益组织活动及发展情况,如红十字会等社会公益组织的救济活动,这些内容的记述反映了民国时期社会结构的变化,使地方志的内容更贴近时代。

(三) 为中国方志学研究提供区域性案例参考

方志编纂实践体现出方志体例与地域特征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典型“因盐设纲”的盐业城市志,《万历志》在编纂中设置“盐场目”,并于“民事志”内设盐政相关条目,为专业方志“设纲立目”的编纂实践提供了重要蓝本。其中提出的“三核”原则,对当代方志编纂理论仍具有指导价值。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在推广“名镇志”“名村志”编纂时,多次将《万历志》的“纲目体+地方特色”体例作为实例推广;傅振伦1935年出版的《中国方志学通论》也提及方志学“行业特点与方志体例相适应”研究的典型地位[5]7。

同时,《万历志》在方志史料收集与方志编纂方面的经验方法也可供借鉴,如该志在编纂过程中通过多方搜集,实地探访考察,并广泛走访耆老,从而保证了方志的史料丰富、详尽,这给我们当下方志的编纂提供了启示;另外,对《万历志》的研究可促进我们进一步认清方志功用,推动方志学理论的发展。

四、 明万历《盐城县志》研究的现实价值

(一) 学术研究价值

对于地方社会史研究来说,《万历志》的“民事志·盐政文书”犹如一把打开明代治理逻辑的钥匙。明朝在治理地方时,既遵循制度框架又兼顾实际情况的治理逻辑,具体表现为在维护中央权威与协调基层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思维与实践。如志中所载《两淮都转运盐使司牒文》提到“万历十年,题准盐城灶户每丁岁办盐十引,折银二两,许其自煎自卖”,这一政策既延续了食盐专卖的制度根基,又通过“折银”“自卖”的调整回应了灶户的生产与生存需求,而结合“人物志”中的灶户抗税事件,更能清晰窥见明代食盐专卖制度下,国家财税诉求与基层经济生态之间的博弈,这也正是这种明代理性在资源分配与社会稳定中寻求平衡的生动体现。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卷三《民俗志》分六节:户口、宗教、风俗、方言、方音、谣谚,“方言”就是记录了盐城方言的常用词,“方音”则是记录了盐城方言的语音特点,其中18条仍存于如今的盐城话中,为探讨江淮官话的产生与演进提供了珍贵的语言学历时性佐证[6]57。对《万历志》的“选

举志”研究，可明晰明代科举制度在地方上的推进情况和科举对盐城地域文化发展的影响。如《万历志》记载，明代盐城共考取进士 32 名，这批进士在地方文化教育、社会治理等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事迹都可用于探讨明代地方精英的出现、演变及作用发挥过程。

《万历志》中还记载了盐城与周边文化交流的情况，如“艺文纲”里外地文人游盐城所作的诗文，可提供区域文化互动之新研究思路。此外，在地域海岸线变迁研究方面，利用《万历志》的海岸线变迁记录资料，结合现代卫星遥感技术，环境学者和志史专家们已经重建了明代盐城沿海滩涂变迁过程。

“民事志·户口”详细记录了万历六年（1578）盐城户籍数据：“总计人户一万三千二百五十户，人口六万七千三百二十一口。”据后来户类分项统计，户口、田赋等条目系统反映了盐业人口的主体地位。“风俗目”还记载了灶户的生产生活习俗，该习俗未见于同时期其他文献，为研究中国古代手工业者的民间信仰提供了珍贵例证。

在地理类中，“地理志·祥异目”记载了明代盐城海侵灾害和海潮成灾、漂没盐灶等灾异记录，这些内容和现在地质、考古的发现相互参证，对于黄渤海沿岸地区环境变迁的考察具有十分重要的研究价值。另外，《万历志》中还记录了明时盐城的商业贸易行为，“建置志·廛市”记载“盐城城内东西南北各有一市，每日朔望日商贾聚焉，而海盐、米、布、帛互有贸易”，为研究明代地方商业交通网络形成提供了难得的资料。

这些资料为我们还原明代盐城社会生活提供了一个“剖面”，在这一方面实现了相关资料的填补。

（二） 文化传承与社会价值

基于《万历志》记载的“海盐文化”，盐城市已构建多层级文化 IP 体系：在物质层面，修复《万历志》记载的“庙湾场盐课司署”遗址，建设中国海盐博物馆，陈列志中记载的煎盐工具、盐引文书等复制品；在非物质层面，将《熬波曲》改编为大型实景演出，重现志中描述的灶户生产场景；在数字文化层面，开发“万历盐城 VR 地图”，将志中记载的多处古迹（如“地理纲”记载的“天妃宫”“龙王庙”）进行三维建模，用户可通过手机端“云游”明代盐城。2021 年，盐城市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也推出了多种基于《万历志》的文创产品，例如“盐城十景”书签、文创纪念邮票“海盐文化”等，文创产品兼具实用性和传播盐城市历史文化的“窗口”作用。“万历县志文化节”举办“海盐文化”讲座、传统手工艺制作等活动，让更多的人充分感受盐城的地域文化，提升盐城地方文化 IP 的影响力。

在基础教育领域，盐城市教育局将《万历志》“人物志”中的孝子传、节妇传等内容编入选修教材《盐城先贤故事》，其中孝子、烈女等先贤事迹被改编为绘本，纳入小学德育课程。在社区治理中，亭湖区开展“方志进网格”活动，以《万历志》“风俗目”记载的明代基层治理规范为蓝本，制定现代社区公约，如将“禁私鬻海盐”“守时完课”转化为“禁止私占公共空间”“按时缴纳物业费”等条款，实现历史规范的现代转化。2024 年世界读书日，盐城市图书馆举办“万历县志读书会”，邀请市民共读“艺文纲·盐城十景”诗文，配合 AR 技术重现“杨楼翠霭”“范堤烟雨”等古代景观，参与市民近万人次，显著提升了公众对地方历史的认知度与归属感。

此外，盐城市还通过新媒体平台，推出“万历县志微课堂”系列短视频，以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志书中的历史文化知识，吸引了大量年轻观众。这些多样化的方式，将《万历志》中的历史文化融入现代生活，让公众在潜移默化中增强对盐城历史文化的认同感，激发热爱家乡、建设家乡的热情。

五、 研究结论与研究展望

本文通过多维度论证与跨学科研究,明确明万历《盐城县志》作为明后期及明代海盐县志的特质。该志编纂是明中后期盐城社会经济发展与地方治理需求的集中体现:明代盐城作为海盐要冲,盐业及商业的兴旺推动地方治学与官修文化发展。知县杨瑞云主持编纂时采用纲目体,以十纲统百目,既遵循典要编纂范例,又结合盐城特色,专设“盐场制度”“灶户管理”“盐政沿革”等纲目,形成独特风格。内容上,该志涵盖地理、经济、政治、文化等领域,“民事志”详载盐课税目与物产贸易,“人物纲”兼顾士人事迹与百姓传说,均为明代区域地方史研究的一手资料。作为盐城首部官修县志,其规范了体例,确立了地方史书写范式,为后续修志奠定基础,清代三朝《盐城县志》条目设置与之基本相同,民国县志亦在其基础上融合传统与现代学科。同时,该志以严谨考据与鲜明地方特征,成为明代盐业城市志研究的重要范本,为探究明代方志编纂流变提供启示。实用价值方面,其既可为相关学术研究提供史料支撑与参考,又可通过梳理志中海盐文化、范公堤精神等资源,助力打造盐城地方文化IP,提升公众历史文化认同感与自豪感,实现历史志书文本与社会价值的对接。

对《万历志》的研究可从多方面深化拓展:深化文献整理,考辨版本源流,结合明清方志丛刻、地方档案及海外藏本,厘清该志在抄本、刻本流传中的异文变化;重点汇校“盐政”“水利”等核心条目,补全现存本中模糊或缺失内容(如灶户户籍册、盐引流通账簿等),为史料准确运用提供依据。加强跨学科融合研究,如:以历史地理学方法将“地理纲”所载海岸线、盐场分布数据与地理信息系统结合,复原明代盐城海陆变迁;从社会史视角挖掘“人物纲”中灶户群体日常生活信息,探究盐业生产在家庭、宗族等组织结构上的印记,揭示基层社会与国家制度的互动关系;借文化传播学思路考察志中“煎盐节”等民俗、方言俗语在当下盐城的流传衍变,构建地域文化记忆延存谱系。拓展比较研究维度:横向对比扬州、泰州等盐业城市方志(如《扬州府志》《泰州志》),探究盐业经济主导下区域方志编纂的共性(如“盐政专目”编制逻辑)与个性(如盐城“海患载述”占比更高);纵向梳理清代、民国《盐城县志》,厘清纲目体在不同时代的调整与变通,明晰地方史叙史传统的连贯性与变异性。此外,可结合明代中后期“经世致用”学风,深化杨瑞云修志理念的根源与影响研究,探究其“核舆图、核档册、核碑刻”编纂原则与归有光、章学诚等方志学家理论的内在关联,充实明代方志纂述思想谱系。未来还可借数字人文技术还原明代盐城地理景观与城市版图,用大数据挖掘志中未涉及的社会关系网络,以数字化手段实现志书内容可视化展现与解读;或将该志与盐城地方考古发现、民间文献结合开展交叉研究,为地方史研究开辟新视角,为地方文化弘扬注入新活力。

参考文献

[1] 刘捷. 让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以《万历盐城县志》整理为例浅析地方旧志的整理与利用[J]. 作家天地,2020(24):13-14.

[2] 管宏杰. 明代南直隶进士群体研究[D]. 福州:福建师范大学,2021.

[3] 杨瑞云修,夏应星纂. 万历盐城县志[M]. 刘菲,点校. 扬州:广陵书社,2019.

[4] 嘉靖《两淮盐法志》点校本[J]. 江苏地方志,2011(4):18.

[5] 石磊. 傅振伦方志理论研究[D]. 宁波:宁波大学,2011.

[6] 冯青青.《续修盐城县志》反映的盐城方言特点及价值探析[J]. 淮海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7(1):57-60.

Compilation Features and Historical Status of the *Yancheng County Gazetteer* of the Wanli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CHEN Jiajia
(Yancheng Municipal Library, Yancheng, Jiangsu, 224008, China)

Abstract: Compiled in the Wanli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the *Yancheng County Gazetteer* integrated the compendium style with the local social features of Yancheng. It retained the systematic and standard style of gazetteers, while demonstrating regional individuality and originality. It stands as a model and an influential representative county gazetteer of the Ming Dynasty. As an important documentary source recording the history, culture, geographical environment, social economy and other dimensions of Yancheng, this gazetteer carries remarkable value for historical-cultural research and gazetteer studies.

Key words: *Yancheng County Gazetteer* of the Wanli Reign of the Ming Dynasty; compendium style; compilation features

〔责任编辑:言聿衡〕